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辉 主编

聂耳

匆匆却又永恒

刘琼 著

大象出版社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聂耳

匆匆却又永恒

刘琼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聂耳：匆匆却又永恒/刘琼著. —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
2002. 9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2761-8

I. 聂… II. 刘… III. 聂耳-传记
IV.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854 号

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聂耳：匆匆却又永恒

著 者 刘 琼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张静燕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(电话：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6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云南玉溪，聂耳公园，聂耳像只飞鸟，被铸成了天空下的永恒。

这张“客满请回”的照片，刊在上海《电通》画报的第八期，从一堆旧报刊里捡拾出来时已经泛黄。图片记载的是1935年8月16日上海的一个追悼会的实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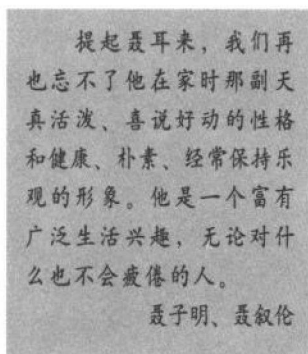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年，上海文艺界多悲事，阮玲玉自杀，郑正秋逝世，追悼会隔三差五。这天的追悼会，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始。

八点半，金城大戏院已经拥得水泄不通。组织方不得不出具“客满请回”的告示，可门前依旧拥挤不堪，除了“西服”和“长衫”，还有“短衫”也侧身往里拥，像新戏初演前的戏园。人虽多，但是很静默。

有幸挤进会场的人们，肃穆地站立在楼上楼下某个角落，倾听着演说。台上，作演说和死者生平创作介绍的音乐家吕骥早

就涕泪交加。门外的群众，还在往里挤，里面已是歌声四起。一个童声响起，这是小明星陈娟娟对“耳朵叔叔”真情的表述。孩子稚嫩的童真原本是死者生前的最爱！《飞花歌》起，是胡萍、王明霄百感交集的女声二重唱。人们合唱着悼念死者的挽歌，合唱着死者生前写的歌。

一个挎篮沿街叫卖五香花生米的小贩走过戏院的门前，也沉默了。因为他听说今天戏院里被悼念的人，就是那个为八仙桥车站附近卖报的“小毛头”写《卖报歌》的小伙子。据



聂耳死后，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追悼大会。这是当时会场的实况报道。原载《电通》画报第八期。

传他写的歌唱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。

追悼会结束了，余音在上海甚至全国，在相熟的和不相熟的人的口中传了很久，很久……

可惜，被迫悼者一个月前在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消夏时，寂寞地沉在汹涌的海浪里。否则，喜怒历来形于色的他，一定会给家人写信报喜：“三哥，见了报纸，你就知道我现在做成了怎样的事情。我是了不得地红了！”写着，写着，这个小孩子还会发出快活的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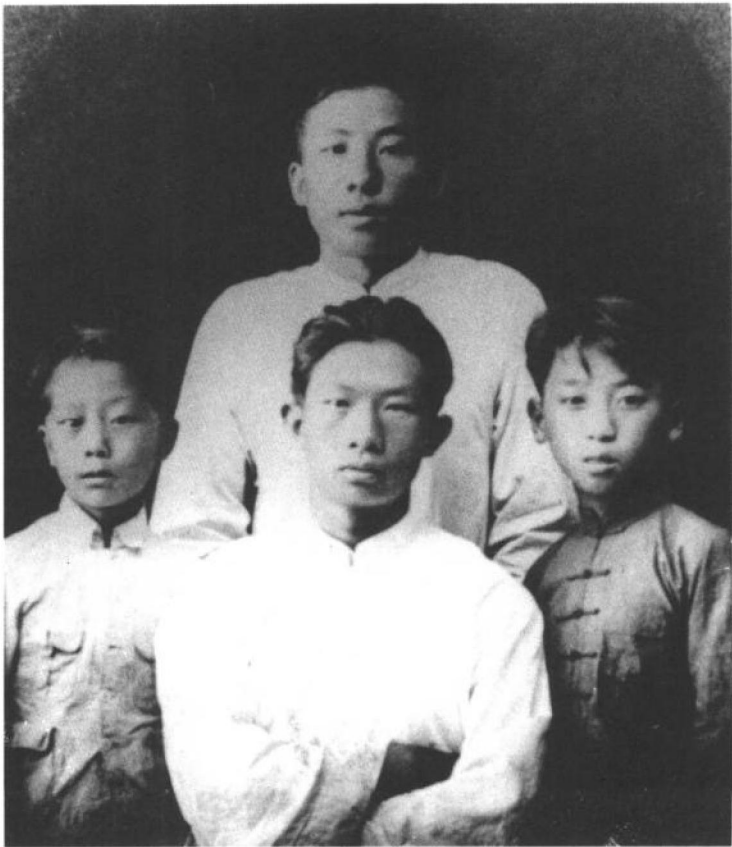
他，就是作曲家聂耳。这一年，不过二

上海霞飞路、吕班路口有个叫小毛头的卖报女孩子，跟聂子挺熟，一见面老远就听她喊：“聂子！”聂子有时帮她卖报，我们也帮着卖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听她哼起歌来了，这就是《卖报歌》。聂子帮她卖报，还教她唱歌，《卖报歌》就是这样唱起来的。

赵丹



寒冷的街头，报童“小毛头”仍在执著地叫卖。聂耳感其身世，写就《卖报歌》。



初为人师！右一是邻居翟昌铭，聂耳曾担任过他的家庭教师。



如花灿烂的生命浓缩在冰冷的骨灰坛中。

十四岁，出现在《电通》画报第七期封面时，一副二三十年代新青年的标准行头：西服，领带，健康而饱满的嘴唇洋溢着充沛的活力。他的眼神清澈，硬而短的平头十分触目。

素来相处默契的三哥聂叙伦，冥冥中许是听到小弟热忱的呼唤，两年之后专程到上海把聂耳的骨灰接回昆明。于是——湖南新兵队受训，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拉小提琴，北京报考国立艺术学院，日本考察——游历了一圈后，聂耳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。城西，滇池畔，高百余仞、鸟鸣翠树的西山，成了聂



1935年夏末，张鹤（左一）、郑子平（抱骨灰者）护送聂耳的骨灰回国前在东京留影。



聂耳罹难后，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《聂耳纪念集》。

耳栖灵之处。这曾是他过去勾描的至高理想：寻一块清幽之地，盖几间茅屋，交几个挚友，或研读诸子，或起身弄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受外人支配，更不受政府的管辖。他还可以了却陪侍云南老家守寡多年的老母的心愿。

这颗划过天空的耀眼的新星，就这样在人生上升时期沉没在异国的大海里，他的生命因为短促使人惆怅，恰又因为这惆怅的短促，留给后人许多怀想的空间和假设的诱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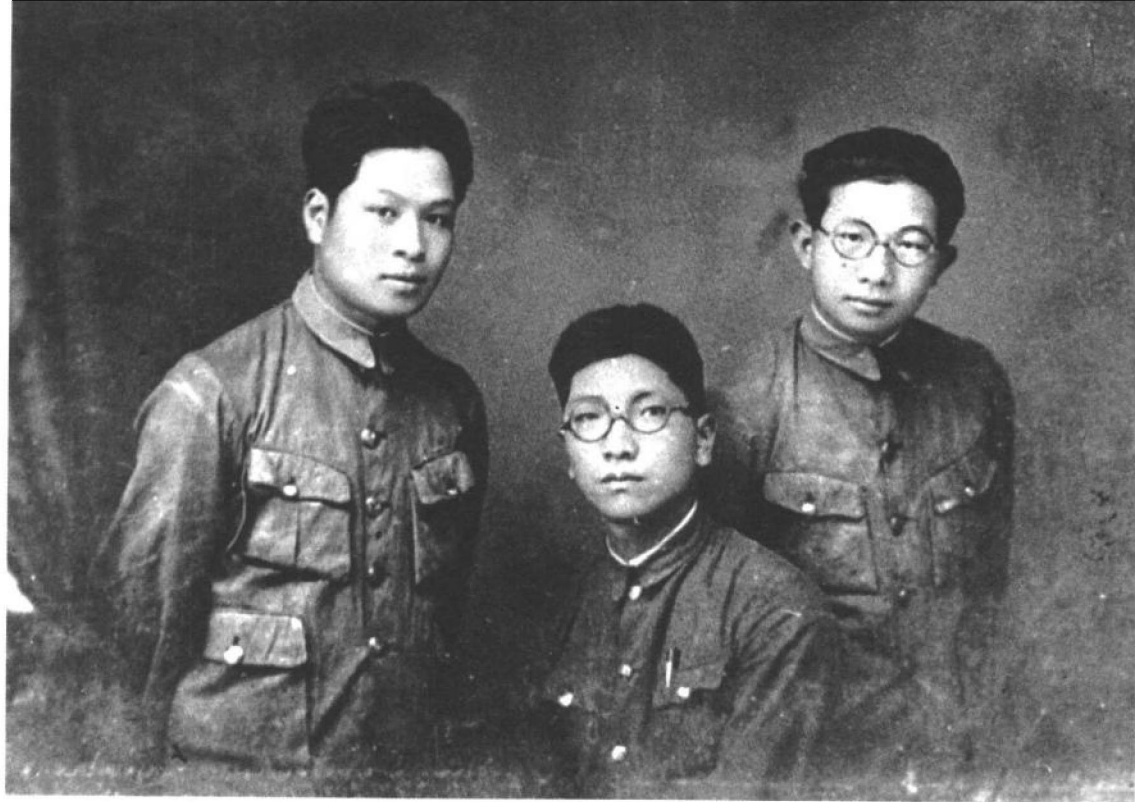


初到上海。外省青年的装扮与神情。

聂耳的第一感觉被证实了。

现代性和大众化，两面旗帜在上海的天空猎猎飘扬。民族电影，民族音乐，民族美术，活跃在这些领域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驱和风云人物，赫然入目。这里的空气，远比云南老家时髦，宽松。

海轮还未停妥，聂耳已经跳了下来。黄浦江的空气鲜甜！他的呼吸一下子通畅了。他有一种轻舞飞扬的欲望。三十年代的上海，很快就以博大开放的胸怀，接纳了这个来自边城昆明的稚嫩的青年。



聂耳（右）在云南十六军湖南新兵营受训。原来戎装也少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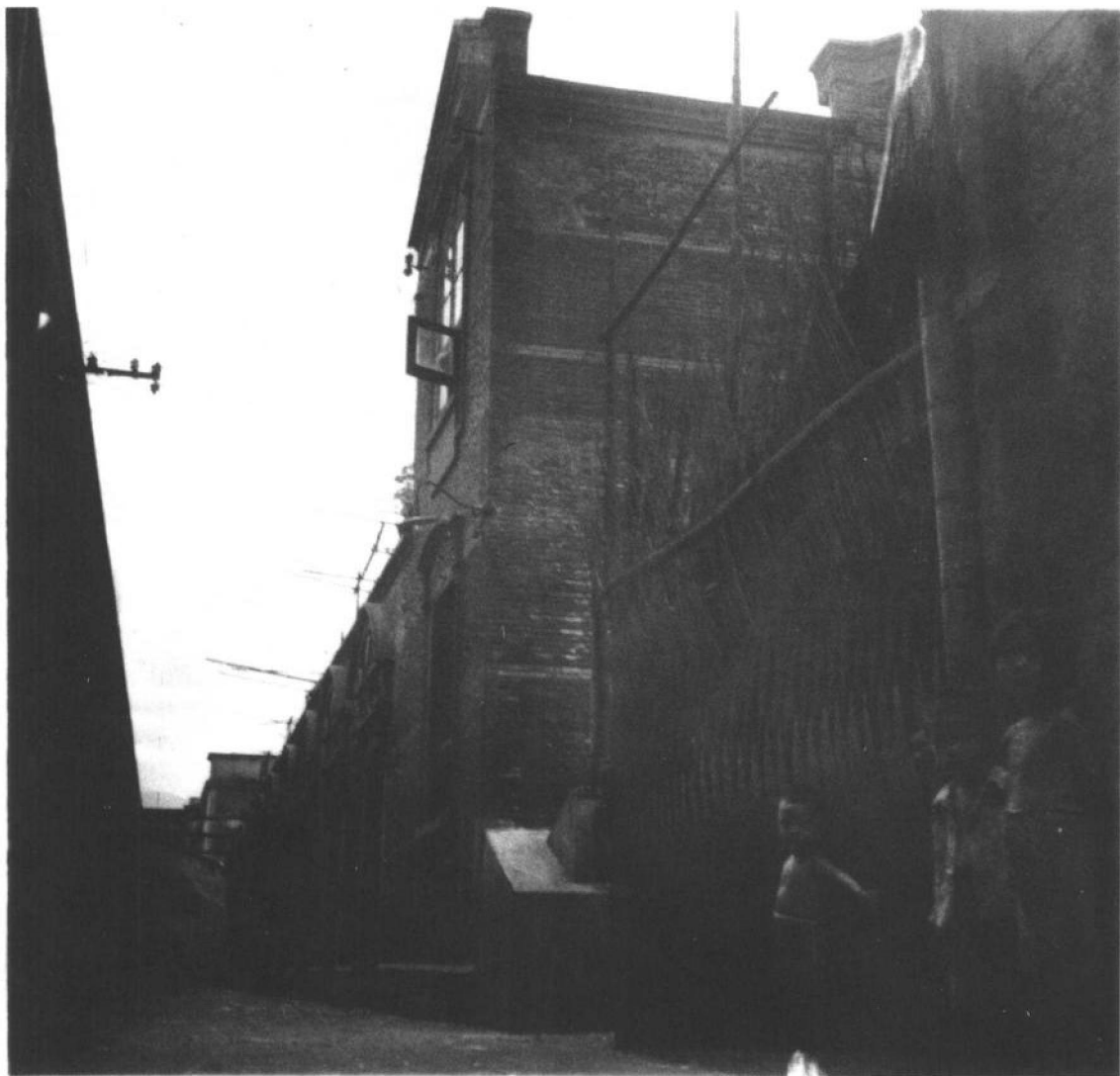
新兵营遣散之后，聂耳考上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艺术学校，校长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。但是聂耳第二天就退了学，因为对所学不感兴趣。

我头天迁入学校，
第二天就迁出学校，原来这学校是一个造就广东戏子的机关，所学的就是广戏和京戏。所谓音乐班就是学广戏锣鼓、丝弦，你想我怎么能插足在这里呢？

聂耳

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，目不暇接地领略社会百态的同时，他眼前一亮，发现这里几乎天天可以看到电影！好莱坞著名影星嘉宝主演的美国影片《瑞典女王》上映，银幕上的“女王”伤心哭泣，座位上的聂耳也泪眼婆娑，尤其是当电影插曲 Humoresk 响起时。聂耳最爱看电影，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，这在朋友中已出了名。他的这个习惯常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。聂耳自己却不以为忤。至情至性，有何不好？

更令聂耳喜出望外的是，自己不久后居然在明星成堆的明月歌舞剧社谋到一席职位，健步迈入娱乐



聂耳初到上海寄身的“云丰”申庄旧址，在虹口公平路同春里31号福兴公寓内。

演艺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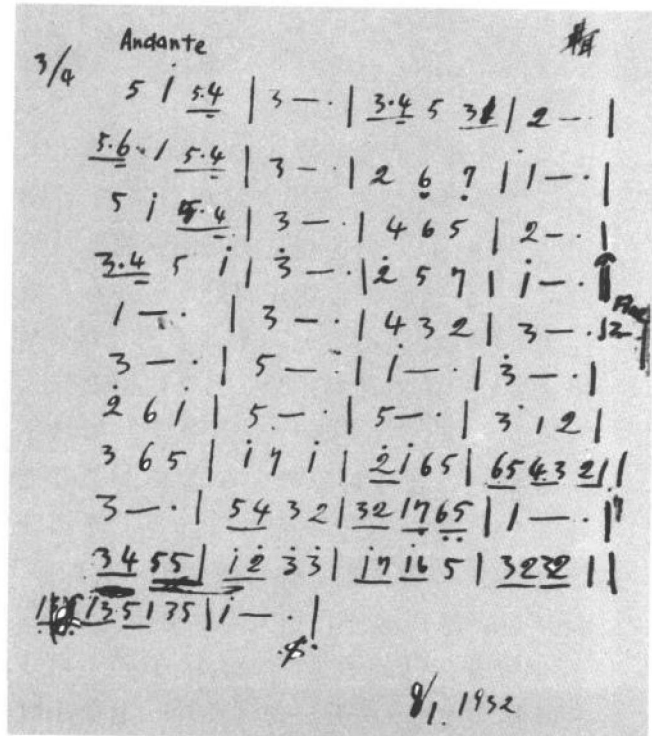
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，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。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。阵容虽然不大，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“歌舞四大天王”王人美、胡笳、白丽珠、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，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。此时的“明月”，

隶属于上海有名的资本家罗明佑开设的联华影业公司。在聂耳进入联华歌舞学校和明月歌舞剧社时，肇始于张石川等人的早期国产影片，其拍摄和制作已步入初盛时期。老实稚气的聂耳在群星璀璨的“明月”是名小提琴练习生。这时，他还叫聂紫艺。

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，练琴时得站在墙角，但聂耳却体验到了生活的奢侈。初到不久，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庾侯、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，得到一百元报酬。一百元啊，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，聂耳的心狂跳起来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。另一半，买了一把小提琴，还有两本乐谱。一把普通的小提琴，从此成了聂耳生活中华丽的色彩。王人美的二哥

因为没有学校，提琴技术的进步，当然慢了许多。近来在作曲上下苦研究，也有几支曲子出现，还受人欢迎。所以在上海艺术界中，提起聂耳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，尤其在许多电影刊物常常可以见到四只耳朵的名字。妈妈！你应该够开心了吧！

聂耳



□ 琴曲《圆舞曲》手稿上签名与写作日期均清晰可辨，见出作者的细致。



谁是老师？谁是学生？猜一猜。

自一月一日起，每月薪金二十五元，吃饭、住房子都是自理。生活虽苦，但我不怕苦的，我只每时每刻做我所应当做的事。

聂耳

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。于是，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，“错了”，“又错了”，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时断时续。“小老师”与聂耳同龄，平常为人很随和，教琴却毫不马虎。十九岁的聂耳，刚刚摸琴，连乐谱都看不懂，哪里谈得上什么对位、和声，“小老师”有点急了。虽然不断被批评，聂耳可不傻，知道碰上了好老师。“一定能学会。”他对自己说。吃罢晚饭，大家都结伴去逛“四马路”，到“大世界”看杂耍。聂耳却一声不吭，躲进房间练琴，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：除了必不可少的睡觉和吃饭，一天至少“恶补”七个小时